

十月
不狂
想曲

徐坤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八月狂想曲

徐坤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月狂想曲/徐坤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 5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ISBN 978 - 7 - 5302 - 0938 - 7

I. 八…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6056 号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资助作品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八月狂想曲

BAYUE KUANGXIANGQU

徐 坤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990 16 开本 32.5 印张 547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978 - 7 - 5302 - 0938 - 7

I · 905 定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谨以此书
献给一个时代
献给青春中国

——作者题记

目 录

| | |
|----------------|-----|
| 第一章 风生水起 | 1 |
| 第二章 庙堂之高 | 75 |
| 第三章 雕梁画栋 | 157 |
| 第四章 江湖之远 | 221 |
| 第五章 横槊赋诗 | 287 |
| 第六章 上善若水 | 373 |
| 第七章 沧海碣石 | 459 |
| 尾声：大隐隐于家 | 513 |

第一章

风生水起

1. 台北亲戚

飞机缓缓从台北桃园机场降落。从空中俯视，台北像一只巨大的碗，一圈一圈从外延向中心逐级沉降。淫雨霏霏，灯火迷濛。这里是冬季台北的夜晚，冷暗，潮湿，乌沉沉棋盘似的格局，隐没在绵绵不绝的烟雨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意味在里边。他们这些初次到台湾的北方来客，一时有点儿适应不了这种潮湿天气。台北机场，多少跟想象中的样子有点儿距离。比起一个多小时前香港机场的灿烂恢弘，这里的暗淡陈旧灰扑扑的样子，似乎跟书上介绍的它当年初建成时的八面威风不太匹配。

众人的困倦都挂在脸孔上，冷冷昏昏提着行李往外走。唯有市台办秘书小温，依然沉浸在机上播放乐曲的台北冬季眼泪情人阴雨意境中，一边四下打量，一边还不由自主哼唱：台北的机场，是一个分手的老地方，你的心情也和我一样，难过却无法去抵挡……

走在他前边的滁州市常务副市长也是此行招商团团长旷乃兴听罢，忍不住回头道：行啊，小子，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现编的？

小温讪笑道：嘿嘿嘿，旷市长，我哪有这么大本事！这可是人家硬面小生温兆伦演唱的，《台北的机场》，地球人都知道。

旷乃兴道：地球人都知道，我咋不知道？

小温说：旷市长您德高望重，听说您最拿手的 K 歌就是《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哪能听说过这个！

旷乃兴说：你小子，甭给我来这套！听谁说的？是不是说我已经老了？

小温道：瞧您说的！哪敢呢我哪敢呢！温兆伦，就是演《义不容情》的那个，您在电视里头看过吧？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跟我女朋友闹恋爱，听得五迷三道的……

旷乃兴装作饶有兴致地问：喔？后来怎样？唱成了？

小温说：咳！成什么成！后来呢，果然就分手了。不过不是在台北机场，是在首都机场。

旷乃兴说：你看，我就说吧，这歌就是不能乱唱，年轻人谈恋爱就应该唱点儿热闹的，总唱这些哭哭啼啼要死要活的，那还有个好？

小温说：旷市长您不知道，失恋歌曲能打动人。

旷乃兴说：把媳妇都打动没了，还打动呢！你小子，悠着点儿唱吧。

说罢一行人都跟在后边嘻嘻哈哈地笑。

旅行出差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缩短官民之间的距离。平常在家里，像小温这样的年轻公务员，跟市长隔着好几层官阶，很难直接说上话。这一出门，扎在一块堆儿的就这么几个，想不近乎也难。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说着话，不知不觉，到了出关口。直到第一眼看到那面飘着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时，他们才确切认知这是到了台北，是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次来台湾的大陆人，见到这面旗，没有谁心里不涌起些山河感叹别样情怀。

前来接机的台湾恒元集团总经理万宏耀等人已经候在那里。见招商团一行出来，忙上来握手，寒暄。万宏耀握住走在前面的旷乃兴的手道：旷市长，辛苦辛苦！

旷乃兴道：万先生久等了。

万宏耀说：哪里哪里！去年我们到贵市考察时有劳旷市长亲自出面款待，万某心存感激。这回得以有机会效劳，是万某的荣幸。

接着他又跟同来的其他人——淞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协副主席兼海外华商投资促进会会长、主管招商和三产的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市台办副主任、市台办秘书等一一握手。

台湾人万宏耀南人北相，宽脸盘，大眼睛，身量不高，却显得富贵敦厚，很有气质。淞州招商团团长旷乃兴身材高大，凤眼豹腰，英俊挺拔，典型的东北汉子。二人往那里一站，就是一道风景。所有随同人员全都自觉往后站，一下子被比下去了。

寒暄过后，众人上了一辆奔驰大轿车。司机和随同来的恒元集团秘书阿瑟帮助众人提行李落座。

说起这个集团老总万宏耀能够亲自前来接机，那可真是待遇不一般，完全是看在旷乃兴的面子上。旷乃兴这个常务副市长掌握着他们在淞州投资项目的生杀大权，他们要小心伺候着这不假，但在这背后其实还有另一层惺惺相惜的由头，那却是平常人所不能领会的。

这个台湾恒元集团相当不简单，主要生产电脑、通讯、汽车电子元件以及制造高端纳米级信号传输线缆及转接器等设备，荣列台湾十大桂冠企业之

首，并已进入世界财富五百强，老板也已连续两年蝉联台湾首富。他们即将成为湖州的大客户，要斥资15个亿建设湖州会展中心。对于湖州这么个地级市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巨额的数字，等于是请来一个大财神爷。总经理万宏耀祖上是台湾高山族人，据说是上世纪初曾经到福建莆田落户，后又返回台湾，几代人都有经商天才。这个万宏耀没几年工夫，就将家族公司打理出恢弘业绩。

说起来，万宏耀当初的湖州之行，是属于误打误撞，就是由湖州市常务副市长旷乃兴一手设局促成的。早听到中央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风声，文件指示精神还没有最后下达，一些熟悉大陆情况的投资商就闻风而动，从盘踞在江浙和广州、东莞一带的据点里起身，逡摸着商机一路向北挺进。而身居北方工业重镇的新州省也已提早动手热身，开始了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工作。当时以万宏耀为团长率领的台商一行30多人的考察团，应新州省政府邀请，前去考察打造北方工业长廊项目。原计划的考察清单上只有省会城市祁阳和沿海港口城市渤海、怀洲岛等几个地方。湖州市这个十几年前才成为省辖市之一的地级市，还没有资格列入清单。

听到有台商大规模集体北上的消息，两年后才从省财政厅副厅长位置上外派到湖州当常务副市长的旷乃兴坐不住了。他立即使尽浑身解数，上下活动，找到省里的熟人朋友引荐、说合，利用个人在省城的关系，采取中途撬行、打劫诱拐等方式，硬是从人家事先设定好的行程里给挤出一小块时间来，把万宏耀一行人拐到湖州地界上。滞留的时间也不长，也就走马观花一半天工夫。你还别看就这么一半天，却是成效显著。在他们东北那疙瘩有一句俗语，说是“人怕见面猪怕壮”，那猪一壮了，是什么命运自不待言；而人一见面，那命运也就跟着不一样了，只要见了面，不熟悉的会熟悉，已经熟悉的，说不定就会成为亲戚。当然，这些都是讹传的，类似于赵本山小品里的俏皮话，不能当真。但是，在湖州考察过后，临走时，台湾恒元集团总经理万宏耀有了在湖州投资的想法，这个成效，却是实打实的，成了验证那句俗语的最好注解。

台湾商人万宏耀老谋深算，看不准行市，是绝不会轻易下手的。恒元集团不但在台湾榜上有名，他们也在最早进驻大陆投资的几家大台商之一，在南方的连锁企业就有十几家，在中国大陆的员工号称有五十几万。十几年下来，沧海桑田，他什么大陆人没见过，什么官方场面没瞧见过？跟大陆人打交道，万宏耀是老油条，他揣摩大陆人的心理，比大陆人掂量他的心思更得

力、更准确，一猜一个准儿。在涪州一天多的时间里，台商们一路走来一路看，吃吃喝喝，坐坐谈谈，快到晚宴结束时，关于投资的意向仍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其实，通过这两天的摸排，万宏耀心中早有底了。但他轻易不言语，绝不会贸然吐口。他看中了涪州这块地方，底子不错，在辽冀两省交界位置，处在北方工业长廊的边上，是北方的黄河入海口，有建设高新企业园区和打造良港的资源。投资环境也相当不错，无论是它的科技园区建设，还是城郊一体化目标的实施，从各方面来看，将来的整体发展前景也许会大大超过南方。

尤其是，涪州刚刚申请下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协办城市，这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听一直陪同参观介绍的市台办秘书小温说，全国只有上海、天津、香港等六个城市是奥运协办城市。涪州能成为六个之一，足以说明它的上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就凭这个判断，涪州这只股票就是一只绩优股。

万宏耀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商人，一眼就瞄出了涪州招商引资方面普遍的急躁冒进情绪，同时也在心里约略算出在涪州投资的利润好处。这广大的黑油油的处女地！只要垦荒，就会有收成。

他的心里虽然已经在暗暗打鼓，但是，表面仍然不动声色。他在寻找时机，总觉得此时下手，尚还差点什么。还差点儿什么呢？对了，是人脉。在人脉方面还不牢固，还有点儿欠缺。

这么多年的大陆投资经验告诉他，在中国大陆做事情，有时候信任人比信任政策更有效。政策经常没有连续性，朝令夕改，新任领导上任，上一任的规则就紧跟着废止。而跟定一个领导，只要他不腐败不出事，都会顺阶往上升，把关系搞好了，就永远能得到保护，背靠大树好乘凉。

当然这只是他一己的臆想和野狐禅经验之谈，算不得数。生意人讲风水讲人脉，涪州这块地方，风水自不必说，依山傍水，这么多年没发展起来，不光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也是因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整体落后，没有管理层整体政策的促动和支持。现在，利好消息终于要出台，借助于振兴东北的计划，当地招商引资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都勇于下达，其平均优惠率远远高出南方。这对台商来说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地方。可是这人脉关系又到哪里去寻呢？万宏耀也不过是通过普通的官方渠道来到这里的，对北方并不熟悉，也没有太深的联络。

是旷乃兴的一句话，拉近了他们彼此的距离。

席间旷乃兴偶然说起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万宏耀当时眼睛一亮，不由自主地开口道：“巧了！家父当年也是清华学子，万某本人也曾就读于台湾清华。”

旷乃兴一听，忙起身敬茶，连说“幸会”，然后一口一个“师兄”地叫。叫得年过半百的万宏耀满面春风。

万宏耀说：万某不才，着实不敢担当。敢问兄台贵庚？是哪一年毕业的什么专业？

旷乃兴一一如实回答。自己年方36。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一旁的小温生怕领导自谦说低了学历，猴急地拍马屁补充说：我们旷市长现在是博士，在北方大学经济管理系博士毕业。

旷乃兴白了他一眼，心说到底还是没上过好大学，不懂得行市。一说起大陆的学校和文凭，地球上的华人都只认北大清华，其他的学校学位都是扯淡。尤其领导干部，一说自己有博士学位，都要遭人暗笑。那东西是怎么来的任人都清楚。

那万宏耀果然不理睬小温的补充，而单就“清华”二字感慨道：清华学子，一代天骄！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也都是清华出身。旷市长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啊！

旷乃兴忙说：不敢不敢！在下惭愧，一介芝麻官而已，不像师兄，名满天下！一提起恒元集团，海内外尽人皆知。尤其东南亚和港澳一带商界，没人不知师兄大名。师兄才叫学以致用、事业有成啊！

万宏耀道：哪里哪里！万某已年过半百，日薄西山，如古人言，“眼见红日又西斜，如同下坡车。”比不得旷市长，年富力强，如旭日东升。旷市长年纪轻轻，就在淞州这么重要一个地方主政，佩服佩服！万某自愧弗如！

旷乃兴说：师兄不必过谦！在下本也书生一个，原本喜欢在机关里做些理论研究工作。组织上给派来淞州锻炼，用我们这边的话说，便是牢记当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也是想努力为淞州老百姓多办点儿实事。在下才疏学浅，还望师兄多多提携！

万宏耀说：哪里哪里！

话一至此，好像就已交浅情深，缘分已然结下。

要说缘分这东西也怪，有时候真就很难说就从哪里撞上了。

有了“清华”这样一份校友情谊做担保，万宏耀和旷乃兴之间关系迅速亲近。万宏耀对旷乃兴的信任度增加。在接下来的单独谈话中，万宏耀接受

了旷乃兴提出的在淞州兴建大型会展中心的动议。两人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了共识并签订了投资意向书。

回台北后，经过几个回合的细节磨合，恒元集团的投资计划正式签订。这一下可不得了，这一笔大单的签订，不光是在淞州，在整个新州省都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恒元集团与淞州市政府正式签订投资协议的仪式上，新州省委书记、省长都亲自出席前来祝贺。淞州就此成了工业长廊计划的发展龙头。万宏耀旷乃兴携手并肩风光无限。

今年是淞州市的招商引资开放年，每位副市长以上领导干部都有任务，每人要有一个月时间的外出招商引资。旷乃兴一行人这次是在上海开完了招商会，又应万宏耀之邀经香港抵达台北的。一是回访，对恒元集团表达感谢之意，二来也是在当地台商中顺势宣传扩大淞州的影响，看能不能搂草打兔子，再顺便引进些什么项目来。

一行人坐在奔驰大轿子车上，直奔下榻处的台北君悦大饭店。这里冬季的淫雨，有些像他们北方秋天萧瑟的冷雨，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的寒意。夜色里的冬季台北，虽然四处闪亮橘黄的灯火，但在人们的倦眼中，总显得有几分诡谲。加之夜雨给灯光罩出蒙蒙光晕，更显出空空落落的滋味。一路上的夜行人不多，偶尔见疾驰的摩托车，溅起一地的水花呼啸而过。高架桥上的隔离栏，绿底白字的交通提示牌，路两旁样式陈旧的老式楼房，不知怎的，都让他们觉得这里跟上海极其相似，甚至就连温度湿度也都差别不大。再看道两旁那些熟悉的店家招牌，SOGO、永和豆浆等等，如果不是偶尔的繁体字跟大陆有所区别，这里跟上海没什么两样。

他们简直怀疑这究竟是在上海，还是在台北？同时又疑惑是不是自己又犯了北方人的老毛病？像他们这种北方人，分辨不清南方，以为出了山海关以外的地方都是南方，南方的什么地方都是一个样儿，江浙、湖南湖北、两广……谁跟谁都分不出个区别来，反正只要一听到有人不说北方普通话，而是用那种又甜又糯、又拐又嗲的声音说话，他们就都叫人家“南蛮”。但是，能把台北跟上海整混，这也实在太离谱了吧？这中间差着多远一大段距离呢？！

但事实上，还真就是那么回事，台北跟上海，在某些方面还真就挺像。他们这群北方佬稍微能感受出一点儿差别的是，比起上海那个“南方”来，台北这个“南方”更旧，更沉静内敛，更隐隐退向夜的深处，而上海却一切

皆已外露，豪奢、张扬，已经剑拔弩张，用放眼皆是的摩天大楼在直逼纽约。

车上当即有人把自己这种想法随口说出。总经理万宏耀表示认同。万宏耀说现在你们走的台北旧城区，看上去比较旧一点，低层建筑会比较多一点点。这是因为这里正处于地震带上，不适于建高层建筑。待会儿到了诸位下榻的君悦大饭店，就会有所不同的啦！那里是台北新城区，新光三越啊、台北101啊等大厦都建在那里。

从他的口气里，滁州人能听出他提到台北101时的自豪之情，也能听出他对人们这半天总在车上毫无顾忌大声议论说台北这儿破那儿不好的隐隐不快。

车里的人们有所察觉，就都闭口不言了。他们方才觉出，自己坐在人家台北的车子里，却总说上海这好那好、台北这不好那也落后的，有点不够仗义。再说上海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上海又不是滁州，总替它说好话干什么？只不过是他们刚从上海那里过来，印象还留在脑子里而已。

他们就心里暗自检讨，心说俺们东北人，在礼仪上就是有点欠缺、有点太不讲究了，总拿自己不当外人。这的确是有点不对。虽然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一副官员出行的派头，但是地级市乡巴佬的缺点暴露无遗，爱褒贬人，说话嗓门大，不分场合大声喧哗。

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感到惭愧。于是就都闭口不再吱声。

万宏耀似乎感觉出车里气氛的沉闷，又主动开口言说：上海好啦！上海人都去东京，而台北人都去上海，整个世界都在大移民啦！

仍然没有人接茬。万宏耀意识到他们是滁州人，而不是上海人。于是把话题往东北扯着说：台湾人之所以去上海发展，就因为地缘气候上的亲切熟悉。台湾人简直不敢去你们东北，都说你们冬天刮白毛风，下鹅毛大雪，会活活冻死人的啦！

旷乃兴笑着接口说：哪里会呢！越冷，人活得越结实，你看我们滁州小城，到了冬天，山里边气温能达到零下40摄氏度，够冷的吧？还没听说有谁冻死的呢。人口呢这些年倒是发展得快，没出几年，已经达到三百多万，快赶上你们台北了。

万宏耀笑说：是的啦是的啦，去了以后才看见，你们北方人都帅气，人高马大，一表人才，有抗冷基因，都像北欧冰岛人和爱斯基摩人。

旷乃兴说：有那么壮实吗？皮下脂肪储存还是不够厚啊！我们倒是愿意

淞州像台北，到了冬天还下雨，四季只穿单衣，棉袄棉裤都不用穿，省了不少布料。

众人这才都跟着一笑。

万宏耀的心情也似乎疏朗了，哈哈笑着，转有道：诸位都是头一次来台湾吧？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要会面的？我们在台北的行程只有两天，然后就将去往台中和台南。谁在这里要办什么事情，请提前跟阿瑟打招呼，我们会尽力安排。

阿瑟就是刚才忙着跟大家招呼帮助提行李那小伙子，小不点个儿，小脸儿白白的，穿着办公室的黑西装，头发用摩丝打得根根竖起，装扮好像淞州地界随处可见的韩国发廊的小老板，显得精明利落。他朝大家一鞠躬说：嗨！大家好！我叫阿瑟。愿意为诸位效劳！

本来万宏耀也就是顺应人情，顺嘴那么一问而已，并不真的指望这些大陆来客有什么杂七杂八太多私事来给他平添麻烦。座下一时无声，没人应答。倒是旷乃兴，听他这么一说，也就随意接口道：万先生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临出门时家父交代我一件事情，让我有空顺便帮助寻找一下我爷爷在台湾失踪多年的弟弟。

万宏耀一听，说：哦，你爷爷的弟弟？那就应该是你的爷叔哦？

旷乃兴似乎也有些吃不准的样子，说：应该……是吧。

万宏耀说：哦？万里寻亲，那倒是好事情哦！那他都有些什么资料给你带来？

旷乃兴说：具体细节，我也不怎么太熟悉，只知他是爷爷的堂弟，叫旷承宗，大陆解放前夕跟国民党到台湾来。太多资料也没有，部队番号也已记不清，只有年轻时他们合照的一张照片。

旁边阿瑟听了，接口说：姓旷？旷先生找的不会是歌星旷莉莉家吧？

众人一听，都笑，以为这是小孩子家的童言无忌。旷莉莉？谁不知道，台湾歌星，正大红大紫！这两年刚刚打进大陆市场，一首代表作《女人都要原谅女人》，唱出了广大怨妇的心声，一时间爆得大名，被命名为“闺怨歌手”。此时给他们开车司机的唱机里，播放着的正是这首叫人筋松骨软的哼哼唧唧歌曲，声线介乎于邓丽君和王菲之间，长长的鼻腔拖音在海豚音和叫床声之间滑行。

万宏耀说：还真别笑，台湾姓旷的少，没准儿还真就是旷市长要找的亲戚。

旷乃兴说：开玩笑！怎么可能呢！

说着，拿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递给万宏耀。万宏耀看了看，又递给坐在前排导游椅上的阿瑟：你回去马上查。一定要替旷市长打探到。

阿瑟说：总经理放心，我一定尽快去办。

说着，阿瑟接过照片，使劲看了几看，好像要从那里看出歌星旷莉莉的影子来，然后才收起，小心翼翼揣好。

远远一座独塔式的建筑层叠而上，透过雨夜映入他们眼帘。那就是著名的台北最高建筑 101 大厦。太高了，有点鹤立鸡群，很突兀的样子，耸立于周遭的一群楼中间，越发增加了一点独意。它的下边，马路上人来车往，街灯和霓虹灯交相闪烁，不停刷新着雨夜，处处呈现一片夜生活的欢乐景象。看来这里才真正是城市里的繁华地段。忽然，小温用手一指，大叫道：大家快看！那就是旷莉莉！

众人放眼一瞧，只见一座大厦上的广告灯正激情闪烁，当红歌星旷莉莉，长发飘飘，大嘴迷人，裸露大半个背部，扭腰回眸，挤咕挤咕她那睫毛黑黑的大眼儿，冲众人作出一个调情的巧笑。在她的头顶，用灯光打出一排字：我洗，我健康！

原来是一款女用卫生洗浴液广告。

一夜无语。第二天上午，旷乃兴由万宏耀陪同，带上礼品和三百万淞州人民的亲切问候，先去拜见了万宏耀的父亲、恒元集团董事会主席万振儒老先生，完成了礼节性的会见后，又驱车来到恒元公司总部，双方高层互见。10 点半钟，他们邀请的当地台商纷纷到达。一行人借恒元的宝地，举行小规模联谊座谈。这些议程也都是事先安排联络好的。当地台商来了有十几个，其中几位是去年在淞州见过的，客场再次见面，就有了几分亲切感。众人寒暄后分宾主落座圆桌周围，旷乃兴一行介绍淞州情况，把材料一一赠送给大家。

旷乃兴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对淞州市政府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简要介绍了淞州市的情况和招商引资情况。他说淞州物产丰富、区位优势突出，盛产能源，是粮食和煤炭生产基地，煤炭和煤气储量丰富，同时也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水利资源和旅游资源。淞州是盛产欢乐的地方，是二人转之乡和足球之乡，二人转已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员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淞州输送的。

还有五位长跑和竞走的世界冠军出自于滨州，目前又成为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协办城市，是足球比赛分赛场。滨州为台商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对于到滨州投资规模大的项目，我们实行政策跟着项目走，提供最优质的环境和服务，我们是全国地级城市中行政项目审批最快捷的城市之一。

滨州市政协副主席也接着发言，介绍了滨州海外华商投资促进会的情况。他说，滨州愿意为台湾客人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双方互利双赢。滨州交通便捷、环境优美、资源富饶、文化底蕴深厚，曹操的《观沧海》诗写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景色，就是在滨州境内。“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滨州是文人志士抒怀的地方，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成就一番事业之地。希望大家多了解、多考察，寻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共同发展。

恒元集团总经理万宏耀则代表台湾商人表示，他们对滨州丰富的资源、优越的环境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进一步实地考察后，除了会展中心项目以外，他们对投资消费电子服务项目也已在考虑之中，有意打造恒元集团滨州科技园。座下台商们都随之应和，说有了恒元集团大老板牵头，我们对在滨州投资有蛮有信心的啦。

众人正在跟招商团寒暄时，阿瑟进来，悄悄俯在旷乃兴耳边说：旷先生，你要找的亲戚我有找到。还真就是歌星旷莉莉的耙耙(爸爸)。

你说什么？

旷乃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话的声调失准，不免大了一些。一旁的台办女副主任听到了，没大没小，咋咋呼呼跟着学舌一句：哎呀妈呀！旷市长要找的亲戚是旷莉莉的把把(爸爸)！

她这一惊叫不要紧，一时舆论大哗，举座皆惊！众人皆转过头来看。“爸爸”那个音发成“耙耙”从台湾当地人嘴里叫出，虽别扭，却也自然，属于他们发声的惯例。可一旦鹦鹉学舌般的从满嘴东北大碴子味的女副主任嘴里发出，就显得怪异，怪声怪调，像是北方人说小孩子拉屎的那个“屁屁”音。

倒是那个阿瑟，人很机灵，见众人皆瞩目，索性借机宣布道：旷市长昨天让我找的亲戚，就是台北歌星旷莉莉一家！照片上那个人，就是旷莉莉的耙耙！

哇——噫！

众人一阵惊叫！什么？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那还有错！

阿瑟看出众人惊疑的目光，忙补充说道：我先是通过海基会，后又通过台北社区大陆寻亲协会查的。他们拿出照片，按照户籍簿一对，果然就是这个人。

哇——噻！

众人又是一阵哇噻。世界真奇妙！他们说。这世界太小了！太小了。他们说。

接着就有招商团这边的淞州人，顺竿拍马屁说：喂，你还别说，看咱们旷市长跟旷莉莉长得还真有点像。像！太像了！依我看，真是有点儿……那什么……有点那个郎才女貌的意思哪！

台办秘书小温说：你们有没有搞错？什么郎才女貌！人家那叫……那叫……

说到这里，小温突然间也有点儿卡壳，有点儿排不上来辈分。挠了一下头，想了想，小温才说：人旷市长跟旷莉莉应该是，应该是……是姑侄俩噻！

旷乃兴说：乱弹琴！什么姑侄俩？

小温说：旷市长您看，您爷爷和旷承宗是兄弟，那么您就要叫他爷叔，而旷莉莉又是他的女儿，您不叫姑姑叫什么？

同行的人又起哄说：哇噻！这下好了，旷市长你要有个当歌星的姑姑噻。

旷乃兴说：什么姑姑！乱弹琴！

嘴里这么说着，脸上却莫名其妙地红了一下。

真没想到，只是一次普通的寻亲，而且是拗不过父亲和爷爷的意愿、答应他们顺道帮着找一下，这一找，就找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

他记得小时候，听爷爷叨咕过几回说有这么一门解放时就跑到台湾的亲戚，两岸同胞联络刚刚开禁那会儿，爷爷还让他爸爸帮助寻找过一次，但是，寻亲的信寄到本地台办部门后，就没了下文。去问，也说是找不到，没有下落，随随便便就把他们给打发了。他们小辈人也没再通过什么别的渠道去打听，这事就这么撂下。但是，爷爷心里一直放不下，一直对他这位堂弟还活着抱有念想。以后又自己通过别的渠道去打听过几次，也没人重视，没查出什么结果。这不，听说大孙子旷乃兴要到台湾去考察，爷爷就说什么也得让他帮着再找找，逼着他爸爸往淞州给他打电话，又把照片亲自交到旷乃兴手中。谁成想，一找就找到了当红歌星的家！